



新的血液

短篇小说集

新的血液

短篇小说集

本社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常德德源印刷厂印刷

*

197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册

统一书号：10109·988 定价：0.38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作品从不同的角度热情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刻画了青年工人、知识青年和农村基层干部等英雄形象，时代气息较浓，语言朴素生动，富有现实教育意义。

毛 主 席 语 录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

目 录

战 斗·····	鲁之洛 (1)
新的血液·····	工人萧骥 梦凡 新奇 (17)
烟厂风云·····	工人萧建国 (33)
汤浪跃马·····	工人萧育轩 (48)
目 标·····	工人谭 谈 (70)
方 华·····	胡 英 (78)
雷响鼓的角色·····	曹光辉 (95)
仰天湖传奇·····	工人古 华 (108)
“铁牛”奔驰·····	罗林远 (147)
理 想·····	杨振文 (161)
高山鱼跃·····	张步真 (174)

战 斗

鲁 之 洛

一

映在窗玻璃上的桔红色霞光渐渐淡了，那一排排、一行行塞满了各种厚厚、薄薄书籍的高大书架，落下了浓重的阴影。

张师傅正把他那高大的身子紧贴书架站着，两只暴着青筋的大手，一只扳着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书脊，一只捉着戴在眼边的老花镜，正在专注地为他们理论小组寻找资料。每当从书架里抽出一本书时，他就高兴地像哼小曲一般地自语道：“嘿，又找到一本！”

突然“啪”的一声，两列书架形成的走廊上面的荧光灯，啞啞地响着，眨巴了两下，放出了雪白的光辉，把满架满架的书籍照映得亮堂堂的。

张师傅取下老花镜，轻轻揉着被灯光刺花了的眼睛，爽朗地说：“嗨，光顾找书，又忘了开灯。谢谢你呀，小刘！”

随着一串熟悉的笑声，一个高大、健壮得像篮球运动员的姑娘，生气勃勃站在他面前了。张师傅高兴地喊：“哎呀，是龙辉呀，我还以为是小刘哩！”

“小刘在这里！”银铃般的声音刚落，一个单瘦轻盈的

姑娘，捉迷藏似地从龙辉身后闪出来，站在张师傅面前。她挺直腰板，摇动两只小辫子，显出蛮厉害的样子说：“忘了？不吧，分明是怕我发现。嘿，我早料到您还在书库里，看，没料错嘛。”

张师傅哈哈大笑，指着她那翘翘的小鼻尖说：“我也料到一定是你开的灯，也没料错嘛。”

小刘又说：“您下了班，没顾上吃饭就来找资料，会熬坏身体的，还不快回去。”

张师傅更乐了：“哟，好厉害，要赶我走？”

小刘脑袋一歪嘴一嘟：“不虚心接受意见，那就来强制性的。来，小龙，把你师傅拖回去！”

小龙只是抿嘴笑，并没有动。

张师傅却显得严肃了，说：“同志，这是战斗！打仗的时候还能说：慢点，等我吃完饭再来打！”

小刘分辩道：“这不是打仗呀！”

张师傅断然地说：“是打仗，是比打仗更激烈、更复杂的战斗！”

“战斗”，这包含着火一般激情的词语，在龙辉心坎里激起汹涌的浪涛。只有她最理解张师傅此刻的心情。这不只是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她这位敢闯敢干的红卫兵小将，曾经和张师傅并肩战斗，一道造过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的反，也不只是由于进厂后，他是她的师傅，现在又同在一个理论小组，而是由于她最了解张师傅忙着的事所包含的意义。

十天前的一个夜晚，理论小组讨论完如何配合批林批孔开展活动的问题后，她伴张师傅回家。就在厂门边的林荫深处，乘凉的人们正围在一堆听故事。夜风把说故事的

声音送过来了：“……孟姜女找不到自己的丈夫，心里好不悲痛，呜呜地痛哭了三夜，感动了天，惊动了地。她正哭着，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响，你道怎么回事？原来是城墙叫孟姜女哭坍了，一气倒了八百里……”听到这里，张师傅气得咬着牙齿骂：“这家伙又在放毒！”龙辉说：“好象是宋怀古的声音！”宋怀古是厂里采购股的一个留用人员，读了一些古书，满脑袋旧思想旧意识，一有机会就流露、散布。张师傅气愤地走近去，质问道：“姓宋的，你满嘴吐的什么肮脏东西？”宋怀古怯怯地说：“是讲历史故事。”张师傅说：“什么屁故事，分明是骂秦始皇。”宋怀古强辩道：“是历史嘛，还上了书的。”龙辉气愤地说：“那是哪家的书？是专毒害人的，我们要批判！”宋怀古心里打冷笑：哼，批判？能谈懂古文么？口里却说：“好，好，你批判，你批判，……”

张师傅扎扎实实把宋怀古教育了一番，让他走了。这时，两师徒心里仍然不能平静，他俩都沉在深思中，只是默默地走着，走过了家属宿舍也没进屋，一直走到资江大堤上。张师傅突然站住，说：“哟，走过身了。也好，干脆坐一会吧。”龙辉耸耸鼻子，说：“再走过去点吧！”张师傅朝对岸灯光闪烁的皮革厂瞅了瞅，又吸了吸河风送来的皮革腐臭气味，说：“就坐在这里吧，闻闻这股怪气味也可以受教育嘛！”龙辉目不转睛地瞅着师傅，专注地倾听着。张师傅接着说：“皮革臭，风一吹就刮散了，反动思想就不那么容易刮掉。小龙，你看那排新厂房多雄伟！”龙辉看着，心里很激动，感触也很深。她还记得，那里原来是座河神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她和战友们一起造“四旧”的反，砸掉了河神庙，以后修建了皮革厂的楼房。她深沉

地说：“是呀，砸掉了宣扬反动思想的庙堂，并不等于砸掉了反动思想，几千年来儒家的反动思想影响深得很哩，难怪林彪这个狗东西死死抱着孔孟之道当宝贝。”张师傅同意地说：“说得对，正因为这样，我们就要战斗，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好好研究研究儒法斗争史，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把林彪的反动根子刨掉。”龙辉听了，兴奋得连声叫“好”！张师傅又说：“一中带学生来厂里学工的郭老师，据说是专学历史的，请他跟我们一道搞吧！”

就这样，他们又返回厂里，来到集体宿舍。郭老师听了两师徒的来意，又是感动，又是不安。感动的是工人这么信任自己；不安的是历史资料多似牛毛，浩如烟海，搞研究谈何容易！况且这是工厂，是生产机器的工厂，毕竟不是研究单位，能搞好历史研究？他没有这种信心。便委婉地说：“只要用得着我的地方，只管喊我就是，参加就不必了，我是专学明代史的，对其他朝代只有普通常识。”这不冷不热的回答，使两师徒大失所望。在返回的路上，龙辉捏着拳头说：“张师傅，我们自己干吧！”张师傅点头说：“我们自己当然要干，但还要发动群众干，包括争取郭老师和我们一道干。”

理论小组就是这样开始了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厂党总支很重视，要求尽快写好讲义，在全厂工人中宣讲。按照组里分工，张师傅、龙辉，和理论教员小何负责编写秦代儒法斗争史，而张师傅又着重负责研究秦始皇执行法家路线，在抵御外来侵略上所作的贡献。有人见张师傅抱着一大迭书研究历史，关心地问：“老张呀，我们都是四十来岁才扫盲的人啦，搞这些‘之乎者也’行吗？”张师傅爽朗地说：“怎么不行呀，古文古语，是有点拗口难懂，困难是有

的，可为着战斗的需要，我们不能来个‘笨鸟先飞’吗？八路军抗日那时，两部破机床就造枪炮、子弹，不也是战斗的需要吗？”……

现在，张师傅为了战斗，忘了疲劳，忘了饥饿，使龙辉很受感动，但也觉得小刘的关心是对的，就说：“张师傅，你先回去吧，要找的书我来找。”

张师傅说：“组里要的书都找好了，只是还想多找找有关赞扬秦始皇的资料。斗争，总是对垒的嘛，有诽谤就必须有赞颂。儒家骂秦始皇是‘千古罪人’，法家就必然有热情的颂扬，明朝的李贽不是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吗？一个骂，一个赞，两家一对照，就清楚地看出历史上围绕着秦始皇的评价问题，儒法两家斗争多么激烈！也就能有力地揭穿林彪骂秦始皇的反动实质。”

小刘听了，一连连声说：“快把书目告诉我，由我这个图书员来找。”

张师傅笑着说：“我是这么想，哪来的现成书目！”

正说着，外面阅览室墙上的挂钟“咣咣”响了八下，张师傅也觉得时间不早了，就赶忙将那一迭马列著作、历史资料和工具书齐整好，点了数，在借书单上签了字，然后朗朗笑着，说：“好，接受你们的意见，我走啦！”

二

县机械厂座落在资江河边的绿树丛中。厂房里，灯光通明，机声隆隆，一片热气腾腾。

从厂门通向办公大楼的林荫道两旁，紧挨着竖着一座座“革命大批判专栏”。日班下班的工人，早吃完饭，冲了

凉，男青工换上红、蓝背心，女青工穿着轻俏素净的确良衣衫，老工人穿上雪白的圆领纱褂，正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看。专栏内容丰富，有介绍法家人物的，有揭孔老二丑史的，有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复礼”的反动本质的。张师傅一路走，一路不停地扭过头偏过脸这边瞅瞅，那边看看。突然，他看到了一张题为《可贵的创举》的大字报。这是厂党总支书记老杨写的，那火辣辣的话语，讲到张师傅心坎里去了：“有的人对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讲台这一革命新生事物嗤之以鼻，胡说什么‘工人只会倒苦水，读不懂古文，也讲不了历史’。笑话！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只有劳动人民才最有资格讲历史。……”

他在心里念叨着这些咣咣响的话语，不由想起自己的身世。他在这个厂子工作了三十多年啦。解放前，这里只是个仅有七十来个工人，几部手摇车床的修补破烂的作坊。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才发展成为有六百多工人，全部机械化了了的县属地方国营机械厂。张师傅对这个厂熟悉透啦，他在这里经历过人世间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他在这里领略过当家作主的幸福。他爱那一幢幢绿树掩映、灯光闪亮的车间、住房；他也忘不了旧社会那时，在这里的破工棚烂板房里，一天劳累十六个小时还吃不饱穿不暖的苦难生活。篮球场那块，是过去的型钢工棚，在那里，他曾被饥饿、劳累折磨得昏倒在铸件上，烫得遍体鳞伤，可账房先生老宋却说什么这是“命里注定”，劝他“逆来顺受”；他跟工人们一起用罢工来反对资本家不顾工人死活的罪恶行为，又被扣上“犯上作乱”的帽子开除了。想到这些，强烈的责任感和旺盛的战斗热情，在他的心胸里冲得更厉害了。他想，正是我们工人阶级受苦深，就能更好地批

判儒家那一套“剥削有理，造反有罪”的反动思想，真正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只有把这些剥削阶级的精神支柱彻底摧毁，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谁妄图诬蔑“工人只会倒苦水”，阻止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讲台，那只是白日做梦！

张师傅正激情洋溢地向办公楼走去，忽然有一阵嘻嘻的笑声从路边的大槐树下传来，其中有个尖嗓子、慢条斯理的声音。张师傅一听就听出是采购股的宋怀古，也就是当年那个账房先生，就警觉地站住了。

宋怀古正在对两个读小学的工人子弟贩卖他的黑货：“你们提的这个，是历史故事，又是古字眼，这不比倒苦水，没学过是讲不出板眼的。”他又指着坐在一旁歇凉的郭老师说：“郭老师是专学历史的，满肚子的学问，请他解释。”

一个孩子问：“郭老师，‘焚书坑儒’是什么意思？”

郭老师轻轻在两个孩子的头上抚摸着，耐心地解说道：“‘焚书坑儒’是个历史故事。我先讲字面上的意思，再讲故事。焚，是烧的意思；书，就是指的书籍；坑，是土坑，本是个名词，在这里作动词用，就是用土坑埋的意思；儒，是指儒生……”

宋怀古抢着说：“郭老师讲得多清楚，你们听懂了吗？‘焚书坑儒’指的是秦始皇把书烧掉，把读书的儒生埋掉。”

张师傅听了气得肺都要炸了，他想，这家伙竟想借郭老师的名，耍花枪坑害天真无邪的下一代。就气愤地走近去，喝道：“住嘴！”

宋怀古一看来的是张师傅，慌了神，忙陪着笑脸喊：“张师傅，您……”

张师傅质问道：“你刚才说了些什么？”

宋怀古支支吾吾：“没，没……是给小把戏解释‘焚书坑儒’。”

张师傅气愤地说：“你哪里是解释，你是在放毒！”又转身对郭老师说：“郭老师，请你继续把这个历史故事讲完吧！”

郭老师不安地笑了笑，才说：“刚才他讲得太笼统，太模糊。秦始皇烧的是宣扬复辟、倒退的儒家的书，埋掉的是阴谋搞复辟的反动儒生。”接着，他又把当时卢生、侯生等反动儒生怎样公开跳出来搞复辟，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怎样镇压复辟势力的故事，详细说了一遍。

等郭老师说完，张师傅问两个孩子：“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一个孩子说：“‘焚书坑儒’的故事是懂了，就是还弄不清楚林彪为什么要骂秦始皇？”

张师傅在膝上拍了一掌，说：“这问题提得好！让我来跟你俩说说。郭老师，我说得不全的地方，请你补充。孩子，刚才不是有人说，我们工人不懂古文，只会倒苦水吗？好吧，正是会倒苦水，我们工人才看问题看得深，看得准。我们不懂古文？笑话，我们不仅能看懂，还能看透。刚才郭老师说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为了镇压和打击一小撮反动儒生和奴隶主的复辟活动，是革命行动。所以历代的反动头子都恨得要死，放肆咒骂。林彪这个家伙，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对无产阶级专政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反对我们镇压反革命，他是借骂秦始皇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那些专搞倒退、复辟的儒生，总是恶毒咒骂秦始皇的‘法治’措施是‘暴力’，太‘残忍’，把他们自己那一套

骗人的‘仁义道德’胡吹瞎说得如何如何好，其实都是鬼话，孔老二上任没多久就杀了革新派少正卯，他们满口‘仁义道德’，其实‘杀人如麻’。林彪跟这些家伙是柳条屯王八——一个枝上的货。他口里喊‘仁慈’，其实躲在阴沟里搞反革命的《‘571’工程纪要》，妄想要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千百万人头落地，这有多么恶毒呀！”

两个孩子听得竖眉瞪眼的，愤怒地举着小拳头喊起来了：“打倒林彪，打倒孔老二！”

这使张师傅很高兴，他想，多好的苗子啊，只要多经几番风雨，准能长成栋梁大树。当他眼光一触到耷拉着秃脑袋的宋怀古时，就非常气愤，问道：“你说，骂秦始皇是不是跟林彪唱的一个调，这又是安的什么心？”

宋怀古吓得牙齿打架，平时蛮灵巧的嘴巴皮也突然变拙了。他思想根根上对孔孟之道太有感情了，谁要批判孔孟之道，他就觉得不舒爽。但他不敢承认，只是说：“我、我就是找死，也，也不敢跟林光头唱一个调呀！”

张师傅严厉地说：“问题不在于你敢不敢，只要你那满脑袋的孔孟之道不彻底肃清，你就会做林彪、孔老二的吹鼓手。你必须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好好受教育，改造自己，决不能胡言乱语！”

宋怀古把个秃顶脑袋捣蒜泥似地点着：“是，是——”说完悄悄溜了。

这时，张师傅攀着郭老师的肩膀问：“老郭，你看我讲得对吗？”

郭老师早被张师傅深刻、透彻的讲解感动了，忙说：“讲得很好，我就讲不出。”

张师傅说：“哪里，只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历史，

你会讲得更好！”

三

一盏百支光的电灯，垂挂在紧挨楼檐花栏杆边放着的书桌上空，雪白的光亮照着宽敞的楼廊，和探在栏杆边的一团纹丝不动的翠绿的梧桐叶。几只飞蛾围着灯泡飞绕着，扑腾着，最后跌落在挂在灯泡下面的一只白纸糊的袋子里。

宽敞的书桌，被翻开着的各种版本的书籍，和摘记着各种资料的小本、纸片挤得满满的。张师傅、龙辉，和理论教员小何三个人各占据书桌的一边，正在忙碌着。张师傅是讲稿的执笔者，他坐在面对栏杆的正面写着；龙辉坐在左面查字典，翻资料；小何坐在右面整理、摘抄材料。

他们是经过三次搬家，才选中了这个既凉爽，又安静的临时学习室的。起初，他们是在办公楼的理论小组学习室里写作，下班铃一响，党总支书记老杨就来督促他们下班，他们只得搬到张师傅家里来“开夜车”，以后龙辉、小何又提出不要影响张大婶的休息，才又搬到这楼廊边来了。

这时张师傅正戴着老花镜，用那粗筋暴起的大手捏着自来水笔，用一个个粗大道劲的字，把心窝里火一般的话语，写在不带格的白纸上。不知是天气太热，还是过度的用功，汗水总是在他那闪着银光的鬓角上爬动，顺着深深的皱纹，滚落在纸上。他那捏笔的右手臂，每写完一行，就在纸上留下一道湿印。一个小虫子落在他脖颈上，痒痒的，他腾出一只手轻轻拂掉，没敢搦扇子，也不愿挪动一

下凳子，他唯恐惊扰了自己的思路。他越写越兴奋，笔挥动得也越快。他按照由他们三个提出，经理论小组集体讨论通过的提纲写着。先写了秦始皇修长城的历史背景，和在抵御外来侵略这一点上法家的爱国表现，儒家的卖国表现。接着，写了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来源和演变。现在，他正怀着满腔怒火，在写揭穿历代孔孟之徒围着孟姜女的幽灵哼哼嗡嗡，造谣咒骂秦始皇的反动实质这一段。

小何揩了一下额头上的汗，及时地提供资料：“这两句可以引用批判。请看，那些反动家伙竟说什么：呜咽涛声思旧怨，坟前夜夜诉秦皇。这不是赤裸裸地在咒骂秦始皇吗！”

龙辉兴奋地补充道：“法家的看法却是针锋相对的。贾谊在《过秦论》中就高度赞扬了秦始皇修长城对于抵御外患的作用，看，他说：‘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张师傅将这些资料加以融合之后，又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写着。写到满意处，他情不自禁地念将起来：“……孔孟之徒竟把秦统一六国三百年以前的故事，和秦以后六百年才出现的孟姜女这个名字，硬栽在秦始皇的头上，目的是借孟姜女的口，把秦始皇写成‘无道昏君’，把筑长城的雄伟场景，描绘得凄凄惨惨戚戚。……”

正念着，张师傅猛觉得身边的稿纸角掀将起来，耳边响起“扑答扑答”的蒲扇声，知道是老伴在为他驱赶蚊子。他朝左手腕一看，手表的时针已指向四点，就深深为老伴伴随自己熬夜而不安。他晓得老伴的脾气，要正面劝她去睡是办不到的，只能编着主意引她。于是他突然将笔朝桌上重重一放，枯着眉毛，装出很烦躁的样子，说：

“哎呀哎呀，挨在身边像炉火，热死人啦！”

老伴吓了一跳，以为真的扰了老头子，忙收住蒲扇搬起椅子，准备退远一点。一阵窸窸窣窣梧桐树叶的摆动声，使她识破了老头子的巧计，她抿着嘴，悄不出声回房里去了。

龙辉和小何起初也吓了一跳，当他们看到张师傅脸上的微笑，也就明白了。两个人装着没有看见似的一声不吭。

张师傅满以为老伴“上了当”，睡去了，吸了口凉浸浸的清新的空气，又捏起笔继续写。刚写了两个字，“啪”地一下，一件衬衣搭在他肩上了。跟着是老伴罗罗索索的声音：

“再不加衣，等会又要喊腰痛了。唉，一把子年纪了，连个添衣减衣也要人家想着，还不快穿上！”

这一下，坐在一旁的两个年轻人再也忍不住了，都嘻嘻笑开了。

张师傅一边穿衣，一边对两个年轻人说：“有什么笑的，这叫互相关心嘛！”

龙辉先忍住笑，亲切地对张大婶说：“大婶，师傅要您休息，也是关心您呀！”

张大婶脸一偏，说：“我不要他关心，我要听听你们的文章。我们居委会也正在批《女儿经》，批‘孟姜女哭长城’哩。”

一听批“孟姜女哭长城”，张师傅来了劲，把催老伴睡觉的事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忙说：“我正写到这一段，就念给大家听听，你也帮着出些点子。”

张大婶满意地笑了，口里却说：“我是不会讲褒奖话的